

林學忠主編：《城大文史芻論：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文學碩士論文集》第四輯
（香港：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2025 年 6 月）

《影梅庵憶語》創作動機新論 ——從心理防禦機制看冒襄的遺民心態

李沛廉

摘 要

以往學者普遍把《影梅庵憶語》視為單純的悼念亡妾之作，或只着重於研究文本中董小宛的行為所反映之社會風尚、時代文化，而忽略冒襄也許有其他創作動機。筆者在本文試以心理學的「心理防禦機制」理論作為立論依據，結合《影梅庵憶語》的文本分析，對冒襄的遺民心態進行闡釋，由此探討《影梅庵憶語》別樣的創作動機——為沒有殉國辯白，並賣弄苦情以求原諒。

關鍵詞

《影梅庵憶語》 冒襄 心理防禦機制 創作動機 遺民

一、前言

冒襄（1611-1693）出身於儒家士大夫家庭，自小飽讀聖賢書，在明時熱衷入仕為官，卻在入清後堅持不仕清。其著作《影梅庵憶語》，除記錄他與董小宛的風流韻事外，也穿插了不少明末清初的戰亂事件，而文中所敘冒、董的相處之中，實透露了冒襄對於實踐孝道的執着，更折射出其在明清交替時的心態與取向。

經歷甲申之變，而後清人入主中原，部分明朝士大夫選擇成為貳臣。明清貳臣立言為

自身的不忠辯護是時代常態，像吳梅村便以「余非負國，徒以有老母，不得不博升門供菽水耳」¹作為其事二君的理由。忠臣不事二君，明朝士大夫曾受明廷恩澤，卻在清朝身復出仕，固然受盡千夫所指——然而，誓不做貳臣的明朝遺民，在清人之統治下生活，又是否完全心安理得呢？

基於冒襄一直奉儒學為人生準則，且是一個「矜名節」²的人，故此，筆者推測，《影梅庵憶語》不僅僅是單純的悼亡之作，箇中興許存在弦外之音——冒襄嘗試為其沒有以身殉明一事辯白，且暴露其為明亡而肝腸寸斷以至罹病，否認自己是不忠之臣，由此挽回他的名聲。

有鑒於此，本論文將從心理學的角度出發，特別以心理防禦機制理論作為立論的依據，分析冒襄由明入清的心路歷程，展示其遺民心態對於編撰《影梅庵憶語》之影響，旨在尋找《影梅庵憶語》除悼亡、樹立儒者形象等創作動機以外之新的可能性。

二、文獻回顧

筆者覽過往研究冒襄《影梅庵憶語》的學術著作，其研究方向可大致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憶語」文體及版本源流的研究。舉例說，李亞峰的〈試論「憶語」文的文體傳承〉³及郝薇莉的〈「憶語體」文學源流小考——以《影梅庵憶語》為中心〉⁴等論文，均以《影梅庵憶語》作為主要研究對象，探討「憶語體」文學的形成原因、文體特色和發展走向；而蔚然的〈《影梅庵憶語》版本源流考〉⁵，則嘗試解答關於《影梅庵憶語》的最早通行本、現存版本、最接近原貌的版本、各版本出現的訛誤等問題。

第二類是《影梅庵憶語》的生活文化研究。例如：劉軍麗的〈《影梅庵憶語》與晚明江南文人飲食〉⁶，從《影梅庵憶語》裏董小宛烹飪的菜式出發，論述了晚明江南文士「尚本味、崇養生、藝術化、寄寓生活情趣」⁷的飲食文化；至於信曉瑜的〈《影梅庵憶語》服飾三考〉⁸，則憑《影梅庵憶語》的文本來對「半臂」、「方空」及「跳脫」這三種女性服飾品展開考究，挖掘它們在文中所蘊含的特殊意涵，及分析其對塑造董小宛形象之作用。

¹ 佚名：〈名人軼事〉，收入蔡守湘、蔡靖泉主編：《中華大典·文學典·明清文學分典：清文學部（一）》（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頁190。

² 趙伯陶：《中國文學編年史：明末清初卷》（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頁417。

³ 李亞峰：〈試論「憶語」文的文體傳承〉，《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7卷第1期（2010年1月），頁73-77。

⁴ 郝薇莉：〈「憶語體」文學源流小考——以《影梅庵憶語》為中心〉，《固原師專學報》第27卷第1期（2006年1月），頁13-16。

⁵ 蔚然：〈《影梅庵憶語》版本源流考〉，《中國典籍與文化》2003年第2期，頁27-31。

⁶ 劉軍麗：〈《影梅庵憶語》與晚明江南文人飲食〉，《四川烹飪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7年第1期，頁9-11。

⁷ 劉軍麗：〈《影梅庵憶語》與晚明江南文人飲食〉，頁9-10。

⁸ 信曉瑜：〈《影梅庵憶語》服飾三考〉，《明清小說研究》2015年第2期，頁36-44。

第三類是冒襄與董小宛的愛情研究。此類研究數不勝數，像王棟林的〈才子佳人 佳配何易——兼談董小宛的結局〉⁹、歐婧的〈迎合與抗拒 贊語與悲歌——論董小宛與陳芸家庭形象定位的繼承與轉變〉¹⁰、王利民與顧啟合著的〈冒辟疆與董小宛的閨中雅趣〉¹¹等論文，都把《影梅庵憶語》視為單純的悼念亡妾之作，對冒襄與董小宛的相識經過、共同嗜好、閨中雅趣等進行細膩的觀察。

着眼於以上研究《影梅庵憶語》的著作，可察覺學者多集中於討論《影梅庵憶語》中董小宛的行為、思想，而非探討《影梅庵憶語》的創作動機。

另外，研究明清名士文人心態的作品俯拾皆是，然而多數學者並非選取冒襄作為特定的研究對象，也甚少會論及《影梅庵憶語》。舉例說，丁國祥在〈明季秦淮脂粉文化與復社文人精神走向〉¹²表示，從《桃花扇》可看到復社領袖在易代之際進退失據的心態，當時他們的政治取態搖擺不定，極度需要來自貞烈的秦淮脂粉之引導糾正；王燕在〈晚明「秦淮名妓現象」初探〉¹³云：「孔尚任借《桃花扇》的離合之情，痛定思痛，抒寫國之興亡的哀嘆，表達了對卑賤者並不卑賤，尊貴者並不尊貴的現實的褒貶情感。」¹⁴主張文人會憑描寫秦淮名妓的不隨逐流，反諷社會上部分名士、士大夫的懦弱無能。儘管上述作品志在研究明清士人於政治動蕩時的心態，當中的觀點卻不能用以概括冒襄寫《影梅庵憶語》時的心態及創作動機。

董小宛是秦淮名妓乃不爭的事實，雖說《影梅庵憶語》是悼念董小宛之作，但我們一眼便能發現，文中冒襄念念不忘的，是在冒家生活、爲了丈夫鞠躬盡瘁的賢妾董小宛，而不是穿梭於風月場的燈紅酒綠、艷名遠播之妓女董小宛。《影梅庵憶語》裏，董小宛把往昔爲妓的日子形容爲「萬頃火雲」¹⁵、「如夢如獄」¹⁶，可見她對聲色犬馬的青樓生活嗤之以鼻；冒、董也並非在妓院結緣，二人初見於金閨半塘，而後便一直在妓院以外的地方見面，冒襄於《影梅庵憶語》更是隻字不提秦淮河畔花街柳巷的繁華。學界一般認爲，講述秦淮名妓的作品，如《桃花扇》、《板橋雜記》，其創作動機均與勾出讀者對美好明朝的回憶有所關連；既然如此，冒襄完全沒有在文中談到金陵脂粉和夜夜笙歌的盛況，那麼《影梅庵憶語》便沒法經由描繪煙花歡場來喚起遺民追懷前朝的興隆，其創作動機難以跟《桃花扇》、《板橋雜記》同日而語。

筆者以爲，冒襄竟會在「南都既沒，猶望中興」之時，嘔心瀝血地寫成一部寄紅豆相

⁹ 王棟林：〈才子佳人 佳配何易——兼談董小宛的結局〉，《學理論》2010年第12期，頁165-166。

¹⁰ 歐婧：〈迎合與抗拒 贊語與悲歌——論董小宛與陳芸家庭形象定位的繼承與轉變〉，《重慶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16期，頁121-123。

¹¹ 王利民、顧啟：〈冒辟疆與董小宛的閨中雅趣〉，《文史知識》2003年第1期，頁61-66。

¹² 丁國祥：〈明季秦淮脂粉文化與復社文人精神走向〉，《學術交流》2015年第12期，頁209-213。

¹³ 王燕：〈晚明「秦淮名妓現象」初探〉，《江淮論壇》2003年第6期，頁102-107。

¹⁴ 王燕：〈晚明「秦淮名妓現象」初探〉，頁106。

¹⁵ （明）冒襄：《影梅庵憶語》，收入金性堯、金文男注：《浮生六記（外三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頁15。

¹⁶ （明）冒襄：《影梅庵憶語》，頁15。

思之作，甚是蹊蹺可疑，與其一貫「矜名節，持正論，品核執政，裁量公卿」¹⁷的形象格格不入。故此，筆者有理由相信，《影梅庵憶語》並非純粹的悼亡作品，而是有特別的創作動機。翻查《影梅庵憶語》，可發覺裏面除了敘述冒襄與董小宛的愛情故事外，文中更記載了許多明末清初的戰爭離亂事件，正好為研究冒襄在明清易代時的心態、其身為遺民的感受以及創作《影梅庵憶語》之動機，提供了很好的參考資料。

查閱眾多研究《影梅庵憶語》的著作，着重研究冒襄創作動機的作品為數不多。值得一提的是黃賢忠的〈《影梅庵憶語》與冒襄的士人易代心態〉¹⁸，作者根據《影梅庵憶語》的文本，剖析冒襄複雜的易代心態，觀點翻空出奇。黃賢忠表示，《影梅庵憶語》顯示了「冒襄雖然縱情風月，但忠孝節義等儒家傳統的道德義務仍然是被置於最高位置的」¹⁹。雖然冒襄「多次拒絕清朝廷對他的徵召，甘於貧賤為前朝守節」²⁰，但在筆者眼中，這只是亡羊補牢之舉，遠不及以身殉國般來得忠烈瀟灑。何冠彪先生指出，明末清初的士大夫抱持「奉君忘身，徇國忘家」之觀念，他們認為在國破君亡時殉國乃不可推卸的責任，如祁彪佳（1602-1645）於自盡時便云：「委質為人臣，之死誼無二。」²¹然而，黃賢忠在文中並沒有解釋：既然冒襄如此忠君愛國，那麼在明朝滅亡時，他何不直接如夏允彝（1596-1645）、祁彪佳等多數士子般自盡表忠貞，而是選擇在清朝苟且偷生？筆者發現，冒襄於《影梅庵憶語》中，曾再三談及家人對他的重要性，這不但有助說明冒襄何以在明亡之際沒有殉國，甚至可視為《影梅庵憶語》的創作動機，筆者將於正文部分深入論述有關觀點。

黃賢忠在同一文裏亦云：「我們在文中沒有看到他對出身風塵的董小宛有半點的貶斥指責，取而代之的是憐惜與同情。」²²冒襄在《影梅庵憶語》中悲憫小宛曾淪為妓的遭遇，可看作是哀憐自己的不幸命運所發出之慨嘆，故具有表達「自己不能真正做到全節的無奈」²³之創作動機。黃賢忠此看法令人耳目一新，可惜沒有輔以相關的專業學術理論幫助闡述，觀點不至於全然使人心悅誠服，否則定必更上層樓。

學者王鏡容的〈冒襄《影梅庵憶語》試論〉²⁴是另一別出心裁之作，作者利用社會學角度重讀《影梅庵憶語》，呈現文本中冒襄所建立的社會形象，指出冒襄有意凸顯自身的「儒者」形象以累積名聲。作者在文中引述《影梅庵憶語》所載冒襄屢棄佳人而去及患病後獲小宛悉心照顧的經過，認為冒襄借此建構出「忍情之人」及「娶婦求淑女」的君子形象，由此推論冒襄撰《影梅庵憶語》具有塑造「儒者」正面形象以賺取文化資本之動機，言之

¹⁷ 趙伯陶：《中國文學編年史：明末清初卷》（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頁417。

¹⁸ 黃賢忠：〈《影梅庵憶語》與冒襄的士人易代心態〉，《渭南師範學院學報》2011年第5期，頁49-53。

¹⁹ 黃賢忠：〈《影梅庵憶語》與冒襄的士人易代心態〉，頁50。

²⁰ 黃賢忠：〈《影梅庵憶語》與冒襄的士人易代心態〉，頁49。

²¹ 祁彪佳：〈遺言〉，見氏著：《祁彪佳集》（北京：中華書局，1960），卷9，頁222。關於明末士大夫對殉國的認同，參何冠彪：《生與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擇》（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7），頁29-31。

²² 黃賢忠：〈《影梅庵憶語》與冒襄的士人易代心態〉，頁52。

²³ 黃賢忠：〈《影梅庵憶語》與冒襄的士人易代心態〉，頁52。

²⁴ 王鏡容：〈冒襄《影梅庵憶語》試論〉，《中國文化大學中文學報》2009年第18期，頁133-162。

成理。不過，王鏡容主張冒襄強調其秉守孝道是爲了抵銷負面形象，而非藉以辯證其沒有以身殉國乃無可厚非，與筆者在本文採取的論證創作動機思路有所不同。

三、研究方法

作者的創作動機會直接影響一部文學作品的內容，而其創作動機往往與其心理狀態密不可分。研究一個人的心理，若不附以相關的理論作支撐，立論恐怕會流於主觀，欠缺說服力。鑒於此，本文將從心理學的角度出發，透過運用心理防禦機制理論，並結合《影梅庵憶語》的文本及冒襄的生平來作爲立論的基礎，以增強觀點的說服力，從而闡釋冒襄在國破族亡之際的心態和價值取向，及分析埋藏於《影梅庵憶語》中別樣的創作動機。

由於冒襄在《影梅庵憶語》裏開宗明義地宣稱其乃爲了悼念董小宛著書，而非以自辯失節爲旨，加上敘述罹病與挽救聲譽的關係是不明顯的，因此筆者有必要引用心理防禦機制理論，以證明冒襄或試圖憑《影梅庵憶語》爲不殉國辯解及博取同情原諒，爲研究冒襄的遺民心態與創作動機提供強而有力的證據。

心理防禦機制如何被觸發，實與人的焦慮情緒有莫大關係。著名的美籍波蘭裔心理學家沃爾曼（Benjamin Binem Wolman, 1908-2000）將人的焦慮劃爲三類——「現實焦慮」（reality anxiety）、「神經性焦慮」（neurotic anxiety）和「道德焦慮」（moral anxiety）。其中「道德焦慮」是人受到良心責備時伴隨的焦慮，當人的行爲不符合「超我」（superego）的道德價值觀，便會產生內疚感，使人心緒不寧。人類面對無從應付的困境和焦慮時，「自我」（id）的潛意識會啓動心理防禦機制（defense mechanism）來對抗負面情緒，紓緩個體的精神壓力，繼而回復心理平衡。²⁵

由明入清，冒襄的身分地位萎縮，失去舊時作爲名士的優越感，這無疑會令「矜名節」的他大受打擊，自尊心受挫。那時候的冒襄正經歷「道德焦慮」的煎熬——他沒有捐身殉國，而甘做敵國的子民，他一方面難逃自己的良心責備，深感內疚；另一方面，多方對其失節的指摘，加重了他生於世上的歉疚。由此可見，冒襄完全具備啓動動心理防禦機制的條件，潛意識會驅動他利用若干防禦機制，以減輕內心的罪惡感。

心理防禦機制的種類五花八門，它們的運作方式各有不同，但全都有緩和內心不適的效果，可謂殊途同歸。在《影梅庵憶語》中，我們可以看到冒襄使用了「推諉」和「退行」機制。

曾執教於哈佛大學的美國心理學權威奧爾波特（Gordon Willard Allport, 1897-1967）主張，心理防禦機制中的「合理化」（Rationalization）是指，當個體無法容許自己的一些行爲、想法時，便會想出適當的理由或藉口，使之變得理所當然，目的是憑此來尋求自己或他人的接受。「合理化」有三個表現形式——「酸葡萄心理」（Sour Grapes）、「甜檸檬心理」

²⁵ Benjamin B. Wolman, *Contemporary Theories and Systems in Psychology*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81), pp. 253-257.

(Sweet Lemons)、推諉(Projection)。其中「推諉」是指人會將自己的過錯或失敗經驗，歸咎於他人或外在環境等因素，推諉卸責。²⁶

心理防禦機制中的「退行」(Regression)，是指人在面對難以拆解的困局時，會捨棄自己已習得的較為成熟的處理技巧，反而出現行為退化，退行到早前的生長階段，使用幼稚的方式來應對眼下情景，目的是逃避現實，或滿足自己的某些需求，從而減輕焦慮。當成年人遇上巨大的生活衝擊，其會做出跟自己年齡不符的幼稚行為，藉此引起別人的注意，或得到別人的關懷、照顧，讓照顧方盡量滿足作為被照顧方的自己之要求，以獲取安全感。

27

筆者認為，《影梅庵憶語》的文本反映出冒襄很可能觸發了心理防禦機制中的「推諉」和「退行」，而且兩者與《影梅庵憶語》的創作動機息息相關，筆者在下文會將有關觀點逐一闡釋。

四、《影梅庵憶語》與心理防禦機制中的「推諉」

何冠彪先生表示，「儘管明季殉國的人數不可統計，但它的數目可以肯定是超越前代的」，²⁸不過其占明亡國時臣子總人數的百分率卻是微乎其微，原因是明朝士大夫在決定是否殉國之時，會考慮到其官階性質、父母在堂與否等因素。筆者發現，冒襄在《影梅庵憶語》中便作出了有關盡忠和盡孝孰輕孰重的討論，他常以照顧家人作為不以身殉明的藉口，此乃運用了心理防禦機制中的「推諉」機制，意圖合理化其在國將不國之際沒有為國自盡的舉動，以減輕留在清朝繼續生活的罪惡感。

綜觀有關《影梅庵憶語》的研究，大多數學者沒有探討冒襄不以身殉國的可能原因，只有黃賢忠於〈《影梅庵憶語》與冒襄的士人易代心態〉中略有涉獵。他在文中道：「他們不少人出於種種顧忌也不敢公然對抗朝廷，在這樣應當死又不能死，想活又沒法活的艱難世道，士人的節氣和生存變成了一種道德和意志的殘酷考驗。」²⁹黃氏嘗試剖析包括冒襄在內的明朝士人遺民於清朝生活時進退兩難的苦況，卻沒有說明冒襄是如何「當死又不能死」，也沒有解釋冒襄何以不為國自盡一了百了，而是任由自己宛如行屍走肉般活着。

筆者發現，《影梅庵憶語》實蘊含着冒襄為其失節辯護之動機，其應啟用了心理防禦機制中的「推諉」，嘗試以侍奉雙親作為沒有殉國的理由，合理化其成為遺民的選擇。

在冒襄看來，雙親有難，作為獨子的他，當務之急是救父母於危難，縱然要闖刀山火海，也萬死不辭。相比起絕色佳人，養他育他的父母重要得太多太多。這點從他與董小宛婚前的離離合合可見一斑。

²⁶ Gordon W. Allport, *Pattern and Growth in Personalit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61), pp. 158-163.

²⁷ Gordon W. Allport, *Pattern and Growth in Personality*, p. 161.

²⁸ 何冠彪：《生與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擇》，頁 27。

²⁹ 黃賢忠：〈《影梅庵憶語》與冒襄的士人易代心態〉，頁 51。

在冒、董初見三年後，冒襄重遇董小宛，卻因為要盡快通知其母冒父已遠離戰火的喜訊，只能和使他「三年積念」³⁰的董小宛相聚了短短一天，便狠心離去。董小宛萬般不捨，執意相隨。至金山時，為盡快打點父親回家事項，冒襄勒令小宛返回吳門。冒襄臨行時答應小宛，在金陵試後會幫她處理債務及解除樂籍。應試後，忽傳來冒父「舟抵江幹，蓋不赴寶慶之調，自楚休致」³¹的消息，冒襄想起已兩年未有奉養其父，故立即跟上父親的船，「不及為姬謀去留」³²，不辭而別。董小宛乘船追趕冒襄，但冒襄急於與父親一同歸家，「遂冷面鐵心，與姬決別」³³，第四次因侍奉雙親的緣故離開小宛。

縱使與董小宛成親後，冒襄仍然將父母放在第一位考慮，凡事皆以雙親為先。在卷三中，冒襄提到甲申之變時他和家人的態度取向，反映出冒襄作為明朝士大夫之自覺。崇禎十七年（1644），以李自成（1606-1645）為首的農民起義軍攻占北京城，崇禎帝（明思宗，1611-1644，1627-1644 在位）於煤山自縊身亡，朝廷群龍無首，社會頓時陷入兵戈擾攘之中。當時冒襄身處的如皋城，地方官員懦弱無能，城內盜寇四起。又傳聞高傑（?-1645）的興平潰兵快要入城，如皋的富豪仕紳紛紛往江南方向逃去，人心惶惶。冒襄決心攜家帶眷逃到澄江北，以一百金僱了十艘船載着親屬婢僕，向湖州朱宅進發，並用百餘金聘請二百多人護送其舟船。行走數里，忽逢潮退，他們所乘十舟因而擱淺。遙望江口，發現已有幾百名盜賊停在不遠處，列好陣勢，伺機搶掠。冒襄想要折返，卻收到朱宅的人通風報信，說冒襄所聘在後方的護行隊伍與前方的盜賊其實是一夥的，想對冒家船隊來一個兩面夾擊。

冒襄從船家口中得知附近有一小路可通往彼端，他立即叫船家把船駛至岸邊，再聘了三輛小車，兼程趕抵朱宅。到達湖州朱宅後，冒襄發現湖州人亦多謀不軌，於是繼續逃難。冒襄連夜出逃，他「一手扶老母，一手曳荊人」³⁴而「無能手援姬」³⁵，由得董小宛孤伶伶地在後面走着。逃走期間，小宛「顛連趨蹶」³⁶，一路連滾帶爬地跟着冒襄，狼狽不堪，冒襄亦置之不理。歷盡艱辛，終於回到如皋，小宛對冒襄說：「當大難時，首急老母，次急荊人、兒子、幼弟為是。彼即顛連不及，死深簣中無憾也。」³⁷明言於遭難時，冒襄大可不必顧及她，應先照料好冒母，然後看顧正妻、兒子和弟弟，以盡孝道及護冒家子嗣周全。對此，冒襄大讚小宛「明大義、達權變」³⁸，懂得分清緩急輕重。換句話說，冒襄同意了她的說法——大難當前，盡力照護雙親、延續家族血脈，他責無旁貸。

自端午節起，冒襄在如皋「衽金革與城內梟獍為伍者十旬」³⁹，顯示出其與歹徒搏鬥

³⁰ （明）冒襄：《影梅庵憶語》，頁 8。

³¹ （明）冒襄：《影梅庵憶語》，頁 10。

³² （明）冒襄：《影梅庵憶語》，頁 10。

³³ （明）冒襄：《影梅庵憶語》，頁 11。

³⁴ （明）冒襄：《影梅庵憶語》，頁 26。

³⁵ （明）冒襄：《影梅庵憶語》，頁 26。

³⁶ （明）冒襄：《影梅庵憶語》，頁 26。

³⁷ （明）冒襄：《影梅庵憶語》，頁 27。

³⁸ （明）冒襄：《影梅庵憶語》，頁 27。

³⁹ （明）冒襄：《影梅庵憶語》，頁 27。

視死如歸的勇氣。乙酉年（順治二年，1645），冒襄遷居鹽官。同年五月，清兵攻陷鹽官，有了逃難湖州的前車之鑑——奴僕行李眾多，人多手亂，所以冒襄是次決定不投奔他地，留在鹽官。他局戶不出、「置生死於度外」⁴⁰，證明其在清兵入侵之際，已有隨時捨生殉難的準備。直至人民互相殘殺，鹽官有如人間煉獄，「兩親又不能安」⁴¹，冒襄方領家人搬遷到郭外居住。據冒襄的說法，他是爲了安置雙親方移居城外，不死守鹽官，而絕非因爲貪生怕死。

其後清兵直逼樵李，清廷頒下薙髮之令，當冒父得知惹山失守，頓時驚惶失措，冒襄即計劃逃往更遠的地方避難。然而，冒襄自覺有太多家眷要兼顧，恐怕顧此失彼，心想不如盡早扔下董小宛，把她付託給一友，以減少一些負擔。董小宛爲顧全大局，云：「舉室皆倚君爲命，復命不自君出，君堂上膝下，有百倍重於我者。」⁴²她知道整個冒家都唯冒襄馬首是瞻，此乃性命攸關的大事，故沒有責怪冒襄將她拱手讓人。對冒襄而言，在與生俱來的家庭責任面前，連所謂給了他「一生清福」⁴³的董小宛，都顯得微不足道。冒襄最終允許小宛留下，是因爲冒襄父母不捨小宛，他才勉強攜小宛同行，可見雙親在冒襄心中的分量舉足輕重。生於亂世，使一家八口完好無缺，是冒襄的首要任務，也是他最大的心願。

《影梅庵憶語》反映出冒襄的潛意識應啟用了心理防禦機制中的「推諉」機制，他在文中表達出縱使對保家衛國懷着滿腔熱血，但身爲一個孝子，即便國難當前，都無法動搖其侍奉年邁父母的決心。因此他不願自我了斷，決不讓雙親老無所依。據冒襄所言，其肩上照顧好家人的責任重於一切——重於紅顏，重於生命，甚至比殉國就義的義務來得還要重大。由此可知，冒襄通過在《影梅庵憶語》內極力渲染其對家人的愛護，將自己塑造成一個不折不扣的孝子形象，並用「事父母」作爲不以身殉國的借口，爲自己的失節辯護，合理化不殉國之舉，渴望得到讀者們，尤其是當時指摘其失節之人的接納。

五、《影梅庵憶語》與心理防禦機制中的「退行」

《影梅庵憶語》的卷四顯示冒襄於國破族亡之際，其潛意識開啟了心理防禦機制中的「退行」機制，並衍生出相關的退化行爲，來拒絕面對現實及逃避所須承擔的責任，藉此削弱內心的焦慮不安。

全靠冒襄一路上呵護備至，冒家上下八口在乙酉年（順治二年，1645）「秦溪蒙難」⁴⁴後仍得以保全。待戰亂稍定，冒襄帶着家中老幼「匍匐入城」⁴⁵，並緊急聯絡城內好友，請求協助安置其家人。經過連番勞累，冒襄不幸感染風寒，同時患上痢瘡。戰時得病，最是

⁴⁰ （明）冒襄：《影梅庵憶語》，頁 27。

⁴¹ （明）冒襄：《影梅庵憶語》，頁 27。

⁴² （明）冒襄：《影梅庵憶語》，頁 28。

⁴³ （明）冒襄：《影梅庵憶語》，頁 19。

⁴⁴ （明）冒襄：《影梅庵憶語》，頁 28。

⁴⁵ （明）冒襄：《影梅庵憶語》，頁 28。

狼狽不堪，禍亂擋住了通往吳門的路，家鄉如皋又滿目瘡痍，使冒襄「藥缺攻補」⁴⁶，病情反覆。冒襄自乙酉（順治二年，1645）重九生病，直到冬至，病情始見好轉。他覓得破船一艘，想回到故里，卻礙於如皋城遺民群起⁴⁷，只好把船駛往海陵棲身。冒襄的病，從秋冬開始發作，至翌年春季才痊癒，擾攘了差不多兩季，而他罹病時的所作所為，與心理防禦機制中「退行」機制的作用吻合。

冒襄患病的一百五十日，董小宛分分秒秒都侍於其側，寸步不離。冒襄覺得寒冷時，董小宛會以身體環抱着冒襄，用自己的體溫溫暖他；冒襄覺得炎熱時，董小宛便為冒襄搖扇消暑，細細拂拭他渾身的汗珠；冒襄覺得疼痛時，董小宛則在旁輕撫安慰，又幫他按摩痛處，紓緩痛楚。這時候的冒襄，如病中小兒一樣，向人盡訴其所受的苦痛，借此撒痴撒嬌，博取同情關注。冒家深受朝廷恩澤，一向心繫明室，隨着崇禎帝駕崩、清兵入關、明朝覆亡等惡耗接踵而來，冒襄痛心入骨，但對於扭轉國家頹勢卻是無能為力。因此，其精神受到嚴重打擊，並出現退行現象——冒襄通過自己的退化行為，喚起別人的同情心和換取侍疾者的悉心照料，由是逃避現實問題及其所帶來的痛苦。

以往的學者在進行《影梅庵憶語》研究時，普遍不會論及冒襄在卷四中所述的患病經歷，即使有所留意，也主要是探討董小宛對冒襄真摯的感情。像曲金燕便在〈「只羨鴛鴦不羨仙」——論冒襄、李漁的言情傳奇小說〉中提出，董小宛對冒襄有一種「近乎崇拜的依戀」⁴⁸，才會衍生出至死不渝的愛情：「冒氏在鼎革之際，五年中大病三場，小宛則無論寒暑，朝夕守護，……如果沒有對冒襄的崇拜和深深依戀，沒有對真情堅守和奉獻的執着，小宛又何至於此！」⁴⁹董小宛固然是愛得深沉，然多數學者未注意到冒襄的患病經歷與其遺民心態的關聯。筆者以為，冒襄的失常行為恰能反映其正承受嚴重的精神壓力，致使「退行」機制得以啟動，故出現行為退化，筆者在下文將對此加以闡釋。

生病的冒襄需要作為侍疾者的董小宛幫忙，本是無可非議，但是，冒襄病中所為明顯超出了一般病人的行為，有「退行」的傾向。與普通病人相比，冒襄的行為格外幼稚：他不自行服藥，所用湯藥全是由董小宛「手口交進」⁵⁰；他甚至連大小二便也不自理，要董小宛替他處理。須注意的是，冒襄此時並非行將就木，在環境條件許可的情況下，他連舟車勞頓的逃難也能做到，那麼他根本不可能完成不了像服藥、處理大小便等如此簡單的動作，只是刻意不為之，偏要依賴他人。冒襄面對改朝換代時的無力，令他產生了強烈的自卑感，病中的他過着「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生活，可看成是其渴望得到關注，故作出連串欠成熟的行為，以吸引別人的注意力，來證實自身存在的重要性，獲取安全感及認同感。

⁴⁶ （明）冒襄：《影梅庵憶語》，頁 28。

⁴⁷ （明）冒襄：《影梅庵憶語》，頁 28-29。

⁴⁸ 曲金燕：〈「只羨鴛鴦不羨仙」——論冒襄、李漁的言情傳奇小說〉，《江蘇社會科學》2006 年第 S2 期，頁 74。

⁴⁹ 曲金燕：〈「只羨鴛鴦不羨仙」——論冒襄、李漁的言情傳奇小說〉，頁 74-75。

⁵⁰ （明）冒襄：《影梅庵憶語》，頁 29。

董小宛任勞任怨，冒襄卻因而恃寵生驕，他亦自認「失常性」⁵¹及「時發暴怒」⁵²，做出異於常人的舉動，動輒對小宛惡言相向，十足想引人注目的撒野孩童。冒襄病得最嚴重的日子，正值「鹽官城中，日殺數十百人」⁵³之時，他徹夜難眠，窗外「鬼聲啾嘯」⁵⁴，彷彿是那些被害死的冤魂在呼喊，如泣如訴。冒襄不禁回想起這一路走來的艱苦歲月，戰禍連年，無數同胞被殘殺，但自己卻對殺人如麻的清兵無可奈何——他也是任人宰割的一分子，過着驚心動魄的逃難生活。冒襄對自己的無能感到悲哀，不自覺地增加了其退行的傾向，加重了對董小宛的依賴，通過尋求她的同情和照顧逃避現實的難堪。而看着董小宛為自己勞心勞力，冒襄由此亦會覺得自己是相當重要的，有助於肯定自身的存在價值。

冒襄的退化行為乃其無法扭轉國難所引發，筆者之所以有如此推測，是因為每次冒襄在國步艱難、兵連禍結而他又愛莫能助時，退化行為都會愈益強烈明顯。當鹽官城內生靈塗炭，冒襄「長夜不寐」⁵⁵，不禁「歔歔流涕」⁵⁶。冒襄痛心疾首，心想外面定必血流成河，可他勢單力薄，無法殲滅來勢洶洶的強敵；再者，冒家尚有老小須照顧，他深知不能通過自盡殉國來逃避面對殘局。這時的冒襄，一籌莫展，爲了躲開悲慘的現實，其潛意識觸發了退行機制——他變得如同一個無助的孩子，躲在董小宛的懷裏肆意抽泣，以發泄情緒及轉移注意力。

冒襄的「退行」在博得董小宛的悉心照料之同時，也能使他聽到中聽的安慰說話，撫平他的傷痛。從董小宛的安慰說話可知，冒襄是因為未能爲國效力，只能眼睜睜地看着國土分崩離析，才會如此惆悵不已。董小宛云：「我入君門整四歲，早夜見君所爲，慷慨多風義，毫髮幾微，不鄰薄惡。凡君受過之處，惟余知之亮之，敬君之心，實逾於愛君之身，鬼神贊歎畏避之身也。冥漠有知，定加默祐。但人生身當此境，奇慘異險，動靜備曆，苟非金石，鮮不銷亡。」⁵⁷在小宛眼中，冒襄爲人慷慨仗義，不畏強權，經常抑暴扶弱，是個重情重義的英雄，絕非貪生怕死之鼠輩。相比起冒襄的身體，董小宛更愛他的人格，也清楚他盡忠報國的心意。無論是國破家亡的悲痛，抑或是苦無作爲的無奈，董小宛全都明白。她知道，忠孝兩難全——明亡，冒襄卻沒有殉國，被罵作是失節之人；而他選擇在清朝繼續生活，完全是因為拋不下贍養父母、看顧家眷的責任，身不由己。董小宛發揮了同理心，溫柔耐心地安慰在她懷中瑟縮顫抖、退行成哭鬧孩子般的冒襄。

冒襄煩惱之事關乎國家的生死存亡、個人的榮辱得失，如此難題，連他自己也處理不了，他也沒有指望董小宛這樣的一個弱女子能替他解決。冒襄只是想確認其重視的人都與他站在同一邊，想感受到他們的理解及體諒，所以在潛意識中啟動了「退行」機制，以取

⁵¹ (明)冒襄：《影梅庵憶語》，頁29。

⁵² (明)冒襄：《影梅庵憶語》，頁29。

⁵³ (明)冒襄：《影梅庵憶語》，頁29。

⁵⁴ (明)冒襄：《影梅庵憶語》，頁29。

⁵⁵ (明)冒襄：《影梅庵憶語》，頁29。

⁵⁶ (明)冒襄：《影梅庵憶語》，頁29。

⁵⁷ (明)冒襄：《影梅庵憶語》，頁29。

得身邊人的包容和接納。而董小宛適時、識趣地給予他言語上的寬慰，肯定他對明朝的忠貞，幫助了飽受挫折的冒襄重建自信心，加強其自我認同。

冒襄於《影梅庵憶語》中數度提及自己罹病的經過，我們細心留意可發現，其全部病患都是在清人入主中原後才發生的，他因為擔憂百姓、家人、自己的安危而忐忑不安，終致積憂成疾。他在文中細訴清兵如何殘暴不仁地屠殺平民，又描述清統治者屢次三番地迫害愛明之士，發出對於清朝暴政之不平吶喊。冒襄長期處在憂心忡忡的狀態，其潛意識遂啟用了「退行」防禦機制——他透過退行成依賴別人的小孩，來獲得別人的關注和照顧；自己則不問世事，逃避其作為一個成年人、明朝臣子、亡國奴要面對的痛苦現實和必須負起的責任，使內心好受。值得注意的是，冒襄除了以「退行」來博取小宛、家人、「患難相恤諸友」⁵⁸的同情及安慰之外，他更特地把其患病、失常的經過詳載於《影梅庵憶語》，有意使其「退行」所作用的對象範圍擴大。冒襄強調自己因不事二主而窮困不堪，同時將他貧病交迫、如同孩子般無助的苦況呈現得淋漓盡致，讓世人人都知道他在清朝生活的痛苦與無奈，祈求大眾對其失節之事莫要求全責備。

六、結論

憑《影梅庵憶語》所反映出的心理狀況，可知冒襄雖不仕清廷，卻依然飽受「道德焦慮」的煎熬。冒襄出身於詩禮傳家的家族，待人接物一向恪守儒家道德，在明時為人稱道。可是，他卻於崇禎皇帝殉難、國家風雨飄搖之際，不為國自盡，而選擇在本應與之不共戴天的清廷統治中繼續生活，不由得讓人懷疑他對明朝不忠。注重名節的冒襄難免心存愧疚，驅使其「自我」在潛意識中啟動了心理防禦機制，以舒緩內心的焦慮不適。結合心理學的知識來分析《影梅庵憶語》的內容，筆者推敲冒襄極有可能因沒有以身殉國而自疚，從而以「推諉」及「退行」去減輕道德焦慮，且賦予《影梅庵憶語》為自身的失節辯護及賣弄苦情以求諒解的功能。

冒襄首先敘述其為雙親拋下心儀美人等一連串事件，側面烘托出其慈烏反哺的決心和父母對他的重要性；而後再寫道在清兵入關時，他原本打算與外敵決一死戰，但為了完成奉事雙親的責任，而不得不愛惜生命。冒襄試圖以書中關於盡孝的自述，作為合理化失節之舉的借口，強調其雖未有殉國，卻是情有可原，減輕眾人對他的負面觀感，及降低自己在清朝偷生的罪惡感。

當冒襄遇上國破族亡的浩劫，又耳聞目睹戰爭所造成屍橫遍野的慘況，不禁悲天憫人。其後，他又被貼上「失節」的標籤，深感委屈、百口莫辯，適逢其患病，他就覺得病情加重了，並且出現行為退化。他的舉止變得與兒童無異，藉此激發愛侶、親友的同理心，獲得他們的關注與照顧，使自己處於相對安全的環境，逃避現實的痛苦，從而消除焦慮的感

⁵⁸ （明）冒襄：《影梅庵憶語》，頁 32。

覺。冒襄更把自己「退行」的經過載於《影梅庵憶語》，以引起讀者的同情，讓世人憐憫他的不幸遭遇，即使不滿於其失節行爲，亦會對因決不仕清廷而落得貧病交加的他動了惻隱之心，不忍加予指摘。

明朝隨着崇禎帝的自縊而驟亡，改朝換代之際，冒襄見盡清兵草菅人命、同胞橫遭毒手的慘況，創巨痛深。出於種種緣故，他選擇了當上遺民，豈料因而被譏笑臨危辱節、苟且偷生。飽受冷嘲熱諷的他更是悲從中來，終於出現道德焦慮和自卑心理。冒襄極度需要一個出口去釋放精神壓力，可是因爲欠缺合適的契機，及逃避清廷的政治審查⁵⁹，他不會明目張膽地彰顯自己對故國的懷念；而董小宛的死，正給予他一個名正言順的由頭，寫成《影梅庵憶語》，借悼念亡妾之名，解釋其失節乃爲了侍親，屬不得已而爲之，也暴露其入清後患病失常的苦況，令人見哭興悲，不忍責難其過。然而，董小宛的香消玉殞，就如故國一去不復返，同樣是「無可奈何花落去」，縱使《影梅庵憶語》的創作動機得以實現，亦僅能減低冒襄作爲遺民苟活於清的內疚感，但愛妾早逝、國破族亡爲他帶來的錐心之痛，卻仍然是揮之不去。

⁵⁹ 李孝悌〈冒辟疆與水繪園中的遺民世界〉一文指出，「冒辟疆因爲明遺民的敏感身分，大量著作在清代都被列爲違禁書刊，鮮人聞問」。參氏著：《戀戀紅塵：中國的城市、慾望和生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頁 76。